

「觀察與互動：十六世紀後的 東亞與世界」 專號導言

林欣宜*

為紀念《臺灣師大歷史學報》創刊50周年，本期專號「觀察與互動：十六世紀後的東亞與世界」，以近世以來東亞族群關係與世界交流為主題，收錄了四篇與臺灣涉外關係有關的文章。這四篇文章皆在講述近代臺灣與外國之間的交流與影響，以下將簡要分別說明，並就其共同要旨及意義，惴惴然提出一己私見，謹供參酌。

由討論之時間排列，首先是陳偉智以19世紀40年代起，英國海軍、探險家、博物學者、外交官員等人陸續對臺灣東北蘇澳港的調查，討論此際以降的海圖繪製、水路知識之建構，以及對此地的自然與族群認識，如何積累與轉化，進而構成水文地理的基礎，甚至影響1895年日本統治後的官員與學者的認知，使臺灣東部由「未知的領域」轉變成類型化、且可掌握的地方，亦即，藉由轉化在地知識成為抽象知識類型，可以跨國境、跨語言、跨族群、甚至跨時代地發揮影響力，這一過程展現了一個知識類型建構的實例。

接著，謝宜甄討論1860年代德意志地區報刊媒體上一場熾熱

*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

的殖民福爾摩沙論爭之意義。此一殖民論爭，和數年之前 1850 年代美國培里（Matthew Calbraith Perry, 1794-1858）遠征日本期間派出臺灣調查隊的舉動相同，長年用作西方帝國對臺野心覬覦、最終卻功虧一簣的實證。然而，本文具體點出，若從實際政治及條件來看，當時德意志地區首要之務是國家的統合，分散國力往東亞發展的條件不但未臻成熟，實際上亦難主張當時有任何浮上主流論述檯面的殖民擴張輿論，遑論政府曾考慮採取任何行動。此類發言出自普魯士少數主張擴張者，希望以先前大南澳經驗為基礎，藉取得海外殖民地來強化自身在德意志的領導地位。這些說法到了二次大戰後，又被馬克思主義史觀歷史學者加以運用。可以說，該文已清楚點明見諸報刊媒體之對臺殖民擴張言論，並非實際上代表德意志帝國有何舉國上下一致的想法；更重要的課題，應是去探究其何以成立的政治過程與發生脈絡，由對整體德意志發展歷史來討論此事之歷史意義。

黃寶雯一文則挑戰 1884-5 年清法戰爭對臺影響的通說——法軍封鎖使臺灣損失慘重——究竟成立與否？為了檢視「法軍封鎖」究竟代表什麼意義，黃文統計此際前後海關記錄的進出口數據，發現與上述說詞有巨大落差，因而首先檢討何以出現此種說法、其次去找出當時臺灣對外貿易實況。作者發現陶德（John Dodd, 1838-1907）的著書《北臺封鎖記》，對傳播當時外國社群被封鎖下的悲慘生活居功厥偉，成為解釋法軍封鎖下臺灣貿易景況的權威性記錄，但檢視海關方面留下更加精確而全面的記錄，便不難發現實乃一面之詞，即使有封鎖，北臺灣海關貿易仍在增長，甚至不斷攀高；南臺灣方面，貿易額雖有下降，卻非法軍封鎖重點區域。因此，合理的解釋是，封鎖不如想像中有效，可以說，由海關數據來看，臺灣進出口貿易的浮動，歸根究底仍是大環境市場結構改變的結果。

林欣宜一文討論臺灣參與 1904 年的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，由 19 世紀中起百年間臺灣所參與之眾多海外博覽會來看，可謂平凡無奇，然置於 20 世紀日美關係下來定位，則有其意義。在日本取

得臺灣近10年的1904年，日漸躋身強國之列的日本，和同為新興帝國的美國，親善關係達到十餘年來之高點。對正值日俄戰爭仍決定參展的日本而言，拉攏美方、爭取輿論認同，對日本人的美國移民、美方之戰爭支援、以及國際強國的形象塑造，皆有實質之深遠影響。臺灣在對美之宣傳中被突顯為日本帝國一特別區域之地位，實際上鞏固了其之所以為帝國的前提。此會藉清代以來在美聞名之臺灣烏龍茶為博覽會主要訴求（而非慣例之臺灣原住民），設立已有多次展出經驗之臺灣茶館及各式英語出版品，來宣傳臺灣在日本治理下蒸蒸日上的成績，看似純為承襲舊慣，然而，此時不但英語出版品倍增，內容亦有不同，更重要的是臺灣原住民主題之缺席，以及臺北茶商公會派員前往參與臺灣館之經營，以自負盈虧承擔參與的責任，乃臺灣人「國際參與」的珍貴契機。然而，參展過程中對美國市場的刺激、臺灣人身分受美國排華法案之約束、抑或是回國後種種紛擾來看，此時臺灣在日美關係下的海外發展，卻終究仍被限定在給定的框架中。

這四篇文章研究主題各不相同，涵蓋之時段逾半世紀，亦跨越臺灣易主的1895年，牽涉的國家包括清、日、英、德、法、美六國，彼此之間課題殊異，幾難找到關聯。但是，四篇文章開展之出發點皆以臺灣為主體，結論皆在討論臺灣浮上國際舞台的種種事例中如何不約而同被視為「客體」處置。以往，此類課題著重外力對臺灣的作用，有鑑於牽涉國多為國際強權，過往的解釋經常便以帝國主義侵逼一語帶過。此一現象說明了在「長十九世紀」（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）的「福爾摩沙」（即臺灣在國外通行的稱呼）在世界上被提及的內容，經常僅指涉其豐饒資源及戰略地位，或是作為某種籌碼在國際上被提起。今次四文則皆跳出費正清式西方衝擊論所述之單向影響，而更深入去討論「其何所以然」之基本課題。

在上述前提之下，四位作者之討論實具共通性，換言之，即皆重視特定臺灣涉外事件的論述如何生成，並試圖深入論證，就各自對該事件／課題／知識建構所在當下的時空環境，以及參與

建構之行動者，做了均衡的評估，是以能提出新的看法。換句話說，幾篇文章共同的特點，從結論上來說，都脫離以前較不注意脈絡生成及其作用的缺憾。

陳偉智重視不同時代水路誌知識形成的背景、積累及如何反饋回地方；謝宜甄討論了德意志地區當時的國家狀況、對外擴張的意圖與實踐間的巨大距離；黃寶雯則用海關報告，詳細地討論臺灣貿易的統計，何以呈現與商人的一面之詞全然相悖的現象；林欣宜討論的1904年聖路易萬國博覽會，則突顯日美親善之際，臺灣之參展在異於以往的時代脈絡下開啟其國際參與的契機。四位作者對於各自討論知識構成的史料如何作為證據一事，皆有詳盡之深入討論，深入史料背後建構之「脈絡」，也更能突顯以往之討論「選擇性呈現」的一面，是以能夠舊題新做、重新探究。

由上述特點來看，或可謂臺灣涉外歷史之研究，在近年來已進展到能夠更深入分析知識的建構類型與技術，也能探究知識在史學之定位。在上述領域中臺灣認識及形象建立的過程中，主動的知識生產方很少來自研究者真正關心的臺灣主體，但正是此一認識論中的重要主角——臺灣人——缺席臺灣認識之建構一事，被研究者充分地警覺，被描述的臺灣社會、臺灣島、附帶的島民的存在應如何賦與意義，才驅使研究者往文本與書寫脈絡的歷史方向前進，進而構成今日吾人理解該層面歷史的一個均衡基礎，身體力行地實踐「現在與過去不斷的對話」。

以上簡短數語，期能為本期專號之特色稍作說明，望有志者切磋，以達拋磚引玉之效。本人忝為專號之召集人，亦冀對本期主編、責編及所有投稿者、審查人暨編輯委員會，表達無上之謝忱。本專號自募集稿件、會議發表、投稿審查以來，耗時近兩年，眾人在種種繁雜事務中撥冗促成，十分感謝。相較之下，本系學報自1973年創刊以來，在臺灣歷史學界不間斷地發行，至今已達50年，可以想見必須克服之種種困難更多，實屬難能可貴。本專號謹此致上最高的敬意，並為之紀念。